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藝八

嘉興路太市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帝神宗頊

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焉

年熙寧

是年地動非常

藝八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

以濟急從之

妻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

敏出子塞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
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
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
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

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跡鈔稱
滴水莫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
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
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宗皇帝聞其

名皇杖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其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白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李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滕州鄆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載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詔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

藝文

嵩於歐陽旣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實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
龍纂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
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
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
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處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
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
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
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叅
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
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
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
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
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闇維六根不壞者
三曰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
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衛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
餘參顯禪師顯沒楊岐會公嗣居馬一見
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
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自省
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
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
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
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
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
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
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
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
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
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
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
閒房舒州小剎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
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
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
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葵

四

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
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
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庄
早已參差湏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
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

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爲甚麼鼻孔不
正爲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放心今
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
風悄拔類此

登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
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
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
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遵治杭任
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遵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矣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藝

五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塲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

以爲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合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荊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爲寺請眞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戊午改元豐

帝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堪服師名○制革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詔宗本
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辛酉吉州慶閑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

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

蘇子由爲銘

癸京城剎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
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
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
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
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
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應畜之
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藝六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
語遠薦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
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
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第一九一冊

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擬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采符前識青平生不畜畏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

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別衆罷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环重

落人

七

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

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

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

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子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聞佛

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若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變

八

道皆以消繁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

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

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唐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說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籥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焚

九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知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將人信之矣不信維摩文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

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
耶度僧祇如禪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
知光亦嘗有夢否慎於一床栩栩少時也
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血何所不有
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
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
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
自消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程頤明道先生
門人神宗素聞其名數召
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頤曰叅政之學如捉
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
官又坐獄逮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爲宗
正未行而卒頤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遂
獻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

變

十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
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遍而其實

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士辨

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藝文

十二

務名焉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惟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爲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天下用悞詭譎恠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

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六念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勝天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湏密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

藝文

士

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齟齬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齟齬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

開人天道於塵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
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
佛書何用故諉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
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藝六

十三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宵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兩廣哲宗

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

視者輕大漸立為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
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歲即位太后
永泰陵在改年元祐
位十五年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
往叅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
蹇翊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
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
觀道藏神仙傳託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剗
強視聽聰明嗶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
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
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吾意此
六寇者乘吾瞽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

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詞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揖遠

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爲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

莫六

十四

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不邪詔華大洪山靈峯寺爲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縣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
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
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
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
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
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
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
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
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
爲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

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
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擔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
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爲說戒法請
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因今俗稱高禪寺建閣藏之

贊

五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
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
學合論于橫海明輩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爲義龍因省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
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
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
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
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爲
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
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晉嚴
觀一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
卷唐烏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
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晋水人故
學者以晋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
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

重遲閒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
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
泯浪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
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第一九一冊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
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荅
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
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
受氣劉大世緣深以劉大氣遭深世緣必

藝六

共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
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
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
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

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
對遂大用至真髻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
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
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
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
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
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
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
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
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於是稍

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
辨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蘇老泉嘗
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
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

藝文

士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
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
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
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
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
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
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
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
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
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
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
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
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
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
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
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
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
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
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
山爲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
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
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
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
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
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
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
之則東盡嶠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蘇文

大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互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碍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

爍灼天

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箴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蘇軾

九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錢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曾聞之
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顧隨魯歸遂冒魯
氏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
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機鋒不可觸
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峰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
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
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
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
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抹殺之以

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
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
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
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
其氣拂鷹去至無爲鍊佛謁懷禪師懷貌

^{易士}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
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曰
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
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金拊長老至登座衆因哂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拊笑曰秀鉢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藝六

二十

衆服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逮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

司馬光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閱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頌其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頽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

第一九一冊

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
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
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
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
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

藝文

主

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蘗積翠
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
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
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脩撰請住
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豐三年詔華江州東林律居爲禪觀文殿
學士王公詔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
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
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
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
肉身大士華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
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
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
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
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秦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下衆盈七百鼓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王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譔畧云

^拆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視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甚

^二

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荅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荅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爲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

第一九一冊

掖之僧亦劾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
曰我棍何故在此僧曰某甲棍也師曰具
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願
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
半年其僧嘔血死於廐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
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
塔有何言句師曰爲伊不肯與人說遂請
師住郢州大陽谷陽隱大喜曰我山中首
座出世盛集縑素請師升座以爲歡豔師

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
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
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
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王
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

藝文

三

人闕首座維摩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
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
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
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
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

春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應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驚臛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

剗消鑿祿料薄教汝受苦有目在於是徒衆不堪寒窳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王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

曰賤賣賤賣良父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賣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衲無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相

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
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
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
葺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脩今
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鍾

藥

二

樓慈氏閣開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
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蕪衣囊錢
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
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
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迫以作

歸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兒郎
齊着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
會余移漕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
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
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闕

中自闕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
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
公者故間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
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

文多
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藝文

主五

講座輒曰顓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

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禪為教鑒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名今嘉興檣李名今嘉興師以鑄鐘例被追辦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荅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

其人以敗聞朝廷復昇師衆復集

公與師

爲世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思哭
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
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
有餘安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宮開雲三年
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築室遂

成伽藍興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

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

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

師於山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

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

示寐乃入方圓庵

秦觀記
米芾書

宴坐謝賓客止

言語飲食招參寥告之曰

師也

吾淨業將

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

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藝六

三六

成東坡命子由爲之銘

嘗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

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

六年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

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

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
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
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
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
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

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
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
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
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
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

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
懽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俾佛法之微憫
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爲惠林智海二刹其
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
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

藝

二七

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
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
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矣夫而窅閱世八
十座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
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綰掩脛不多爲裝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入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

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

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

直預其像曰老希無齒則龍不吟千林月
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老妻三五少年紅杏腮嫁與春風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